

邻居的**声音** 别墅怪谈 我**睡**不着

优雅与恐惧

老猫/著



作家出版社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

邻居的声音 别墅怪谈 我睡不着

老猫/著

优雅与恐惧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雅与恐惧/老猫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63-2822-4

I. 优… II. 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601 号

优雅与恐惧

作者: 老 猫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8.75

插页: 19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22-4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  老猫
yuanlai.com



缘来猫
yuanlaimao

作者简介

程赤兵，笔名“老猫”，男，36岁，北京市人，副编审。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任职中国青年报社。

曾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工作，任社会新闻主笔。

1995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兼社会版主编。

1996年任《北京经济报》“燕周刊”主编。

1997年任《生活时报》总编室主任。

1999年创办出版了《生活资讯》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

2001年辞职，从事新媒体的策划和文学创作，同时在《北京青年》

周刊、《时尚——好管家》、《科学投资》、《空中生活》、

《环球银幕》等报刊上撰写专栏。

著作有：

长篇小说《HI，中学生》（1994年，广西接力出版社）

《城市从此开始》（2003年第三期，《大家》）

中篇小说《我睡不着》（2003年第一期，《收获》）

《怀恋一个男人的三个瞬间》（2003年第八期，《青年文学》）

12集电视系列剧《HI，中学生》（1994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杂文集《生于一九六×年》（199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城市的性别》（199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谣言不问出处》（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序：

④ 优雅遭遇恐惧

让人害怕的小说该怎么写？鬼故事？可惜时过境迁，那些一惊一乍的故事轻易吓不着人了，更何况现在是一个恐怖电影泛滥的时节，声光音响加上心理暗示，早已经把人们的神经百炼成钢。故事稍微不留神，就显得特别的肤浅，顶多吓唬小孩子，或者帮暗夜里百无聊赖的民工打发光阴。

而我，想让我们城市的白领读者害怕，如果做不到害怕，至少是好奇。

有一天我和王迪吃饭，那个著名的音乐人现在已经不当老大很久了。但他的江湖经验使他说话很有力度，他嘿嘿笑着对我说：“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在大白天很平静地说出来，然后让人心里发毛的事情。”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上了一道边疆风味的菜，盘子里疙疙瘩瘩绿油油的，看不清是什么。我向王迪平静地介绍说：“这是油爆蛤蟆皮。把蛤蟆剥了，取皮，爆炒，大补。”这话立刻生效，满桌的人都放下了筷子，直愣愣地发呆。

MAJ85/02

其实，那只是一种古怪的树皮做的菜，但几乎所有请客的人，都会这么介绍，以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总在想，作为城市芸芸众生的一员，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问他们，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东西。我有一位朋友，女性，她自己租了房子，开了公司，很辛苦地工作，然后就是买车、买更大的房子。她试图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可是有一天她沮丧地说，她的汽车被偷了。那么一个庞然大物，放在楼下说消失就消失，她的好心情荡然无存。我跟她说，桑塔那是小偷们最喜欢偷的。

“我真的害怕失去。”她说，“倒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觉得不安全。”

害怕失去，我突然明白，这是所有有身份的人共同的软肋。我从来就不相信报纸上所说的“BOBO族”或者“炫”一族，我不相信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轻易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僧多粥少，得到什么都需要付出代价，有的代价还是巨大的，得到之后，就开始害怕失去。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朋友紧张的神情。他工作了十几年，娶妻、生子，然后到银行贷款买了一栋大房子。在他还贷供还了大半年之后，他突然发现，给他贷款的银行并没有“转按揭”服务。这个疏忽让他觉得生活一下子变了味儿。他喝酒的时候跟我说，一旦出现生病、离婚、失业等等不测，他很难把房子出手，唯一的后果就是让银行把房子拿走拍卖。“那样我们就无家可归了。”于是，他开始斤斤计较起来，抱怨路修得不好，抱怨物业的服务，同时又对他的老板敬畏有加，说加班就去加班，没有半个不字。他担心的是房子不能升值，自己的工作不稳定。如果出了事，他将从一个白领变成赤贫，而原来的年轻力壮又不复存在——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白领害怕的。他们和那些在大街上奔跑的毛头小伙子、还有光着膀子拼命劳作的民工的不同点在于，那些人害怕的是得不到，而他们还害怕失去。失去稳定、健康、工作、婚姻、股票、车子、房子……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失去，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如同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一样，让一个人花了很多年心血构筑的幸福生活完全走样。他们已经雍容典雅惯了，很少人能够禁受打击或者重新再来。

文人们，或者那些自认为潇洒的人总是讥笑白领，认为他们小气，

眼光短浅，喜欢追求表面上的情调。实际上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恐惧。谁被推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很在乎的，很不幸的是，白领是我们城市创造财富的中坚力量，他们还被认为“成功者”、“优雅者”。所以，他们在引领时尚和消费潮流的时候，担心的更多，压力也就更大。

这些，实际上就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白领内心深處的恐惧。

这次收入本书的三篇作品，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的，如果算上酝酿提纲，得都快两年了。故事都有着相近的背景，都是新楼盘，都是美好的生活遭到威胁或者破坏。故事的主角都是优雅的，或者追求优雅的美丽女人，但她们无一例外被卷入到阴谋之中，而这些阴谋，显然和利益有关系。她们住在新的房子里，没有衣食之忧，还很讲究情调，但她们的骨子深处，都有着深深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当这种表面上温文尔雅的生活被破坏之后，她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就被激活了，她们看到自己精心构筑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和爱情，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然后，麻烦接踵而至，性格变得歇斯底里，所拥有的东西，开始变形、失控，她们为了保护自己，也成为阴谋的参与者……

这样才有恐惧的意思。

我不赞成为了写恐怖小说而去写恐怖小说。《收获》杂志的程永新编辑对我说，写什么小说，都要关注人的命运。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几个白领女孩的命运，尽管是虚构的、夸张的故事（即：本书内容纯属虚构，如与现实雷同，实为巧合）。但她们的命运，实际上是我表达的意思的折射。我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虽说我是男的，但我也真的很在乎我拥有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大房子里，我会失眠，我会担心，我有时候无法想象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的情境，相信每个白领都遇到过。

小说的另一个功能，我认为是娱乐。小说是产品，是娱乐工具，人们看小说是为了打发光阴，获得享受。从这个角度来说，再探讨太多的事情和想法没有意义，我就是写出故事来，给那些喜欢被吓的朋友们，或者喜欢推理的朋友们一点小礼物。我认识的不少白领，都是喜欢在半夜三更看恐怖片的，有的甚至发展到不看恐怖片睡不着的地步。越是害

怕越想尝试，这是生活达到一定境界后的嗜好。所以，我写作这些故事的动机之一，就是给这样的朋友制造“优雅遭遇恐惧”的娱乐。

和作家出版社的启天编辑探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商量出一个计划，就是邀请模特为这本书拍摄一些美丽的插图，让文字的东西走出来，变成图像，更加直观。参加拍摄的模特都是专业的，她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以才形成了这样一本书。模特们的演绎，既是对故事的体现，又是一种美丽的“秀”。这样的装帧，时尚的特色更为强烈，和白领读者的生活情调匹配，书放在崭新的家中很提气，也就能更好地达到“娱乐”的效果。这是一个尝试，以前没有人干过，希望这些工作达到的效果，和我们设想的一样。

我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故事，写的怎样心里也没底，但相信是好的。如果受欢迎，我就会继续写下去。这事让读者说了算。

在这里，我要感谢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们或者为我出主意，或者给予了我实际的帮助，他们是：《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先生、作家出版社的启天先生、《作家文摘》的季冉先生，还有为本书插图付出努力的包文娟、刘睿子、王士英三位小姐，张志钦、阎明、陈莹和黄珀先生，摄影师徐骏和他的助手、造型设计师K·KAY、化妆师檀莹、越越，模特郭翔宇小姐、米丹小姐、梁凤铃小姐和康俊龙先生等。谢谢他们的信任和帮助。



老猫

LínJūDeShengYīn

1. 晴山花园的邻居

晴山花园是 TOWNHOUSE, 就是联体别墅, 是现在流行的最时髦的楼盘。花园的镇园之宝, 是中心大道的古树。据说这棵树是清代的, 有将近两百年了, 几个人环绕才能抱得过来, 它根深叶茂, 绿阴掩映。好多人就是看见这棵树, 才决定购买晴山花园的 TOWNHOUSE 的。

这棵树原来就在这里。晴山花园的所在, 是一片山的缓坡, 大片的绿草从山上长下来, 如同油绿的毯子, 铺垫在这棵古树的周围, 使它孤零零立在绿野上, 显得格外英俊挺拔。后来开发商看中了缓坡, 依山建起了晴山花园。贯穿全园的中心大道正中, 就是这棵被精心包装和打理的古树。

古树是晴山花园的标志, 很多设施都是围绕它建成的, 例如它的周边有一个中心停车场, 四面的建筑则被设计为各种商业店面。这里是晴山花园的中心区, 安排得别致、巧妙、自然。很多来看房的人, 都对这种自然与人工的天作之合赞叹不已。

在花园的最后面, 也就是缓坡的最高处, 有一座与众不同的联排别墅。说它与众不同, 是因为它是一个面南背北的“凹”字形, 三户人家的大门相对。别的楼都是姹紫嫣红的颜色, 犹如开在山坡上的花朵, 而这一栋则是灰色的, 在远处显得卓尔不群。当然, 它的位置也很特殊, 正和古树在一条直线上, 这说明这栋房子是很重要的。

它的编号是第六栋, 三户人家分别是 601、602、603。站在第

第一篇：邻居的声音

六栋的大门前直接向南看，视野非常开阔。由于第六栋在晴山花园的位置天然地突出，造型又别致，很多人都喜欢它，问卖不卖，回答一律是不卖。原因是，第六栋是送给这座花园的建筑设计师胡拾宝先生的。胡拾宝先生看中了晴山花园的风水，不计报酬为这里做了设计，开发商当然要感谢他，于是就把原来准备修建会所的地皮交给他，由他在这里为自己建一座住宅。胡拾宝先生非常喜欢这片风水宝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这栋房子。晴山花园开盘后，这栋个性化的住宅和那株古树一样，当时是媒介炒作晴山花园的重要题材，就连时尚杂志也来拍过照片。

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第六栋的灰色外墙了，因为外面已经被主人种植的爬山虎完全覆盖。所以，第六栋奇妙地变成了绿色，和山融为一体。江培就很喜欢这样的效果，经常早晨就站在窗子旁，透过绿色的叶子，看自己的丈夫欧大卫擦车。江培觉得，这样有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童话感觉。江培是个高级的女人，她要高级的生活，童话感觉是她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所以，当她和自己的丈夫欧大卫能够住到 602 的时候，她的心里就生出特别的自豪感和幸运感来。爬满植物的小屋、英俊能干的丈夫，还有那辆橘黄色的大 SUV 旅行车，这一切都让她满意。在这个城市中，能像江培这样，生活在事事如意里的女人，实在是不多。她认为，她的周围，一切都是她喜欢的风景，包括房子、汽车，还有丈夫。当然，她自己也是自己的风景。

形式感对于讲究的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江培经常这么想。虽然女人不一定非要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的自信和风采的确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江培就是因为对形式感进行了不懈的追求，才获得了今天这样的生活。她和欧大卫到晴山花园来看楼，本来是要买一个联排别墅的，但看见了第六栋的房子后，就对别的房子怎么也看不入眼了。他们几乎花了一个月，央求住在

601 的老爷子——那是设计师胡拾宝的爸爸——把房子转让给
他们，租或者卖都行。老爷子开始显得很为难，考虑了好多天，才
勉强同意把 602 出租。租房和买房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交了房租
房子仍然不是自己所有，但江培内心里还是渴望这栋房，并且坚
信，在他们的优良表现之下，老爷子的铁石心肠会被最终打动，同
意把 602 出售给他们这对真正的白领。在江培的怂恿和劝说下，
欧大卫拍板说，租就租啊，钱算什么，生活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江培对欧大卫的决定感到很满意，他们总是能想到一块去，
毕竟是夫妻呀，长年在一起，就会有共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共
同的思维模式，这就叫默契。

就这样，江培和欧大卫成了老爷子胡宗恩的邻居。他们能够
住到第六栋的 602 里来，是他们毫不含糊地讲究品位的结果，也
说明他们和胡家有着不同一般的机缘。能住到 602，就像中大奖
一样难。

老爷子收他们的租金并不高，为此江培对老爷子的感激又
多一层。老爷子有时候会找江培来聊天，他说：“我把房子租给
你们可并不是为了钱。我是需要一个伴儿。你们小夫妻齿白唇
红的，看着面善，所以我才破例答应了你们。希望咱们成为好邻
居，彼此间还能多些个照应。”

不住进来是不能体会第六栋的许多好处的。据老爷子介绍，
设计师胡拾宝真的打算把这栋联排别墅设计成自己的安乐窝。
在他的设想之中，601 是起居室，用来见客和休息，603 是工作
室，全是给胡拾宝一个人用来读书和画图的，而 602 呢？则是他
的游戏之所。可惜，胡拾宝很忙，才把 601 和 602 给装好，603 没
来得及动工，就被别的事情给拖住了。老爷子眼睛很毒，来了之
后立刻就发现了儿子是一个追求享乐的人，因为他把 602 大约
一百平方米的地下室设计成了一个浴室，一台马力强劲的冲浪

第一篇：邻居的声音

泡泡浴缸突兀地立在地下室的正中央。周围则布置了舒适的家具和诡异莫测的灯光，甚至还有一张暧昧的大床。

老爷子对江培和欧大卫说：“我老了，享受不了这些玩意儿，你们年轻人喜欢这样的勾当，你们就住在 602 吧。这才叫物尽其用。”老爷子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把江培和欧大卫笑得脸都红了。

胡宗恩喜欢开玩笑，性格爽朗。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一辈子都在东南亚一带经商，现在退休了，到晴山花园来投靠儿子，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老爷子已经七十岁了，但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十岁，并不老。他的身体健硕，皮肤黝黑，声音洪亮，经常穿一件东南亚国家非常流行的沙龙布衬衫站在凉台上，或者站在院子里。江培和欧大卫都挺喜欢这个达观的老爷子，也喜欢和他聊天。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煽动力还很强，依稀看得出以前当老板时的无限风光。当然他也十分喜欢“欧先生和欧太太”，说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江培知道，老爷子不愿意和随便什么人做邻居，他认可自己和丈夫，也是千挑万选后的结果。

欧大卫自己开着一家公关策划公司，生意还不错，凭着聪明，已经在城里小有名气。他的收入丰厚，依稀觉得自己的白领上已经冒出金光来。江培结婚前在一家外企上班，属于那种城市里的时髦小姑娘。他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后来，“女白领”认可了“男白领”的风度和气质，特别是对物质的完美主义追求，于是便成就了这桩让别人艳羡的郎才女貌式的婚姻。婚后，江培就辞了职，回家当起了专职的太太。

江培自认为是职业妇女，做什么事情都有很浓的职业味道。以前他们住的公寓太小，江培发挥不出来，现在住了 TOWN-HOUSE，江培独自在家，里里外外地打点，居然把家弄得温馨四溢、一尘不染，让在外奔波的欧大卫十分惬意。江培为此暗中得意，经常想，这个 602 就是上天为自己准备的。因为她的职业太

太情结只有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 602，也在她的精心料理下显得魅力十足，熠熠生辉。她和房子，她和丈夫，都是良将与宝马的关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江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个别出心裁的浴室。她经常利用浴室的庞大气势，搞出些神怪的花样来。比如在浴缸里撒满新鲜的花瓣，比如点上蜡烛，比如烧一些熏香，还有就是把自己给装扮起来，很乖地穿一件性感内衣在浴室里游荡。江培喜欢看时尚类的杂志，并且擅长学以致用，所以她是这方面的高手，光各式各样的内衣她就有满满一柜子。在浴室里，她轻而易举地就能让欧大卫迷得神魂颠倒。

江培有时候想，自己倒满适合去给杂志社当编辑的。那些小编辑们整天描述富人的舒适生活，可自己却从来没有享受过，所以写起文章来难免隔着一层。而自己呢，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时尚中人，她的感觉是完全到位的。

晚上，欧大卫回来，如果两个人都心情愉快的话，他们就要在地下的浴室里“上演节目”。江培喜欢在欧大卫沐浴之后，给他和自己全身涂满松肌香精油，这样他们都是全身滑腻，抓是很难抓住的，只有死死地用力抱住对方才控制得住。这样做爱的味道，他们都很喜欢。江培抱着欧大卫健壮的身体，把头埋在他胸膛里的时候经常琢磨，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叫做：《如何与英俊少年共渡爱河》。她总是有这种古怪的念头，既浪漫又不失文雅，这和一般的职业太太很不一样。这也是江培最让欧大卫喜欢的一点。

今天江培洗完澡，在浴室里搞出了一点变化。她在音响里放了一支曲子，是重金属味道的摇滚乐。音乐的巨大冲击力和快速的节奏，让他们之间有了一种非常狂野放纵的感觉，一下子就境界忘我了。他们两个做得也格外地投入，在那张松软的大床上，

第一篇：邻居的声音

江培用力在欧大卫的怀里扭动，并且放肆地大叫。她痛痛快快地觉得，自己就要融化掉了。

可这个时候，欧大卫突然停止了动作，他拼命按住跳跃不止的江培，对她说：“哎，你听。”

江培竖起耳朵，她听到了。一阵绵延不绝的对话声响，模模糊糊地传了过来。让她感觉吃惊的是，这段对话有着不同一般的超重低音，甚至超过了摇滚乐里沉闷的鼓点，把茶杯里的水都震得泛起了涟漪。

这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传过来的。欧大卫放开江培，从床上下来，关掉摇滚乐。他们都屏住呼吸，支起耳朵，仔细地辨别着声音传来的方位。那阵对话声清晰了起来，对外语十分敏感的江培听出，还是英语呢。

欧大卫回到床上，问江培：“是不是我们的声音太大了，老爷子不高兴了？”

也许吧。江培红着脸，点点头。

欧大卫坏坏地笑着说：“那我们小一点声音好了。真没想到，这么好的房子，隔音的效果却是这么差。”

江培尴尬地笑了笑。在断断续续的英语声中，他们继续着他们的节目。不过江培已经不专心了，她的脑子又开始在胡思乱想。能给那些杂志写这样的稿件吗？《在邻居听外语的时候与丈夫做爱》？或者干脆改名叫《低音炮声下的爱》？这种感觉可真的是别具一格。江培想到这里，都要笑出来了。

邻居的声音就这样陪伴着他们，等到他们结束了在浴室中的一切，上到一楼客厅的时候，才发觉英语的声音是那么清晰，这样的声音，只有功率特别强大的低音炮音响才能发出。江培坐在沙发上，等着自己洗过的头发干起来，这时她能清楚地听到音响里播放的内容，那是一段英语对话练习：

男：Murray must have moved into your place by now.

How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墨里已经住到你那里了吧? 你们相处得如何?)

女: Don't ask. I rue the day when I told him he could have the spare room. (别提了, 我那天就不该跟他说我那儿有空房。)

男: So that's why you look so disgruntled. Are you getting tired of his endless queries? (我说你怎么一脑门儿官司, 他是不是没完没了问问题?)

女: All he dose is dig, dig, dig! What's he so curious about, anyway? (他就知道问, 刨根问底, 他哪来那么多事儿?)

男: Cut him some slack. Murray's a Sagittarius. They're naturally inquisitive. (算了吧, 他是射手座的, 他们射手座的天生就好奇。)

女: He asks such profound questions, though. I really don't feel like giving him my take on the meaning of life at eight in the morning. (可他也太大尾巴狼了。我可不想每天早晨八点就告诉他生命的意义。)

熟悉英语的江培很快听出, 这是一个女人在向朋友诉说房客の啰嗦, 而那个房客, 明显是想勾引这个姑娘。这是江培的理解, 是一个懂英语的中国女人对英语的理解。

江培原本是不想听的, 但反正也无事可做, 加上英语声不容置疑地灌进耳朵, 便只好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 一面还盘算着明天如何去向老爷子解释一下。不然的话, 邻居之间也许会闹起别扭, 那可不好了。但后来接近午夜的时候, 江培终于有点按捺不住, 英语仍然不屈不挠地传来, 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江培觉得, 就算自己的声音有些大, 邻居开低音炮, 也只应该是提醒他们。可现在, 低音炮已经响了快三个小时, 而且反复